

红人堂·杨鹿南

碧云天  
黄花地  
西风紧

——怀念琼瑶



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。元代王实甫《西厢记·长亭送别》中，离别时分一片萧瑟，笼罩着送别者的是凄凉和忧伤。

大雪节气这天，作家琼瑶走了，带来一场不小的“飞雪”。她在告别视频中，形容自己已到了最后的雪季，美好的愿望将化成一朵红玫瑰，绽放于雪地……

碧云天，一枝执着盛开的金盏花

我初次接触琼瑶的作品是小学五年级。当时，上高中的姐姐带回一本《金盏花》，放在靠窗的书桌上，金色阳光轻抚封面。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家庭教师韩佩吟反对雇主赵律师对其女儿纤纤的控制，支持纤纤可以不用去参加高考，而去从事自己最热爱的植物学。

这，对一直被教导“读书才能改变命运”的我来说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高中时代，很喜欢作家伍尔芙的一句话：“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，那她一定要有钱，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

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琼瑶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房间的女子。更深露重，她埋头写作。偶尔由窗内向外而望，美人如花。

其实，琼瑶的作品我看得不多，关于她的记忆更多是来自母亲。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无论白天工作再忙再累，母亲都会在晚上八点半准时打开黑白电视机，跟几个婶婶一起看琼瑶剧。

剧中男女主角海誓山盟，涕泪纵横。情到深处，母亲和婶婶们也落泪不止。记得母亲还叫我和姐姐把《一帘幽梦》《情深雨蒙蒙》《梅花三弄》等主题曲的歌词抄下来给她，印象最深的是歌词中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的感觉。

有人评论琼瑶“感性是勇气的另一种写法”，我深表赞同。

黄花地，一只敢爱敢恨的俏雨蝶

爱情是琼瑶作品最常见的内容，她的作品里常有“山无陵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的传唱。

这让我想起了父母的爱情。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，父亲和母亲各订有“娃娃亲”，后来两人在花样年华一见钟情，又机缘巧合都毁了婚约，最终共建小家庭。他们也曾吵吵闹闹。早些年父亲常因工作在外疏于照顾妻儿，现在父亲对母亲要比年轻时细心和依赖得多。头发斑白的两个人相濡以沫，走到哪里都

手挽手。

父亲母亲那个年代，青年男女似乎比现在的我们更向往爱情、信奉爱情。当年有多少人像父母一样，深受琼瑶“爱情至上”的影响呢？不管人生几经坎坷几经风雨，他们仍坚信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，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携手一生。

《还珠格格》，是我唯一完整看过的琼瑶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俏皮鲁莽的小燕子，聪慧理性的紫薇……我所了解的琼瑶剧里的女性，大多坦率真实，有自己不断觉醒的欲望和价值观。即便被世俗的流言评判桎梏，她们也有自己的坚守。

曾有记者采访琼瑶时问她，是“传统女性”还是“现代女性”？琼瑶说：“我不是传统女性，但崇尚东方的智慧。”的确，她书里的女性想要被看见、被珍视，且争取独立。

我有时想，母亲那代人看琼瑶剧时，感受很多传统女性敢爱敢恨、至情至性，在人生疆场上穿过风雨、破茧成蝶时，也许无数次地问自己：一个女人，应该怎样活出自己？

西风紧，一朵痴迷做梦的红玫瑰

琼瑶曾说过，“一直到我生命结束的那天我都一直有梦”。最是冬天西风紧，当她发现如果生命要以脱离她初衷的方式凋谢时，她选择了拿回自主权，完成一个人的谢幕。

86岁的琼瑶穿着红色衣裙，一字一句跟世界告别：“时间已到，生命不会更好，不拖累所爱，也超越病魔，我心翩然自如奔快乐。”

琼瑶，这个对爱情和美拥有烈火般信仰的人，最后如雪花归于尘土，翩然而逝。

记住爱，记住时光，记得琼瑶陪伴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。这个冬天，让我们一起为雪地里那朵红玫瑰高歌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  
可阅读全文

推荐榜



杨东标

初冬的月湖，  
“市内桃源”



摄影 谭乐



鲁焕清

黛玉和宝钗的  
“奇病”“奇药”



陈早挺

冬日，陪阳光发呆



大山雀

白头翁：是“话痨”，  
也是贪吃鸟



薛云

新版昆曲《玉簪记》：  
一念情窦初开，  
一念情场浪荡

红人堂·王国海

“浙东唐诗之路”  
红叶纷飞

新昌，这颗镶嵌在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上的璀璨明珠，被誉为“中国山水诗与山水画的摇篮”。

回溯至1400余年前的越州剡县，古驿道上车马喧嚣，全唐诗中约2000名诗人中的400余位曾踏足这片灵秀之地，他们在这片山水间徜徉，以笔墨挥洒无尽诗意，其中，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更是荡气回肠，流传千古。

天姥山，其名源自其形似天上仙姝之姿，古人喻之为“天姥”，即西王母之化身。其主峰天姥岑，巍峨耸立，海拔逾900米，仰望之际，仿佛触手可及天际，尽显壮丽之姿。历经千年风雨，李白笔下的天姥山已成为新昌最耀眼的名片。



初冬时节，天姥山更添几分别样风情。白云悠悠，丹枫如火，草木深黄，果实累累。登临绝顶，观云卷云舒，宁静致远，既可强身健体，又能赏尽美景，实乃人生乐事。

“丹霞映彩，山水镜岭”，镜岭镇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。

十九峰，又名穿岩十九峰，奇峰耸立，一字排开，绵延数十里，澄潭江绕其而过，山水相依，美不胜收。

同在镜岭镇，群山丘陵间还隐藏着一条被誉为“浙江神级徒步路线”的安山古道。古道两旁，高山峻岭郁郁葱葱，流水潺潺，飞瀑壮观。

夜幕降临，横跨澄潭江的廊桥上亮起灯光，当镜头里出现水上水下两座廊桥时，摄影师忍不住按下快门。

这是澄潭江上的首座廊桥，连接起黄婆滩村与镜岭老街，成为镜岭的新地标。

新昌，这座从唐诗中走来的古城，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典籍，满载着引人入胜的故事，等待着每一位渴望探索大山、发现惊喜的旅人。

